

HEIDI
海蒂



成长故事

[瑞士]施皮里 著 吴志峰 万小英 译

 哈尔滨出版社

海蒂

[瑞士] 施皮里 著
吴志峰 万小英 译



哈尔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蒂/(瑞士)施皮里著;吴志峰,万小英译.-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6.1

(金海豚经典译丛)

ISBN 7-80699-575-7

I. 海... II. ①施...②吴...③万...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瑞士-近代 IV. I52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5962 号

责任编辑:马永波 殷宏伟

插图:张丽娜

海蒂

(瑞士)施皮里 著
吴志峰 万小英 译

哈尔滨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动力区文政街 6 号

邮政编码:150040 电话:0451-82159787

E-mail:hrbchs@yeah.net

网址:www.hrbchs.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黑龙江省教育厅印刷厂印刷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48 插图 84 幅 字数 1038 千字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99-575-7/I·170

定价:82.80 元(全 6 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举报电话:0451-82129292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黑龙江大律师事务所徐桂元 徐学滨

约翰娜·施皮里(Johanna Spyri, 1829—1901),生于瑞士的一个阿尔卑斯山村,从1879年起,她写了大量的故事,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本书,小说的副标题是“为孩子们和喜欢孩子的人们而作”。她深知儿童的心理,有幽默感,能深刻体会儿童的悲欢,这使她的书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永久的价值。她对家乡的爱,对自然的感情、谦卑的虔诚和欢乐的智慧,使她的作品和生活具有一种独特的品格。作者另著有《蒂图斯叔叔》,《克里特利》以及《西娜》等作品。



金海豚经典译丛

经典童话 1

《祖母的故事》
《寻宝人的故事》
《5个孩子和一个沙精》
《奇迹书》
《公主与妖怪》
《野生动物的故事》

经典童话 2

《公主与科迪》
《铁路少年》
《柳林听风》
《动物英雄》
《凤凰与魔毯》
《丛林故事》

经典童话 3

《在北风的背后》
《向善者》
《护身符的故事》
《魔法城堡》
《杜利特医生的故事》
《魔钟》

成长故事

《小公主》
《失踪的小王子》
《小少爷方特罗伊》
《秘密花园》
《海蒂》
《银冰鞋》

探案故事

《布朗神父的清白》
《布朗神父的智慧》
《布朗神父的怀疑》
《布朗神父的秘密》
《布朗神父的丑闻》

科幻故事

《火星战将》
《火星大师》
《火星公主》
《火星棋士》
《火星战士》
《火星之剑》
《火星之女》
《火星众神》
《火星合成人》

责任编辑:马永波 殷宏伟

设计插图:张丽娜

目 录

第一部 海蒂学习和漫游的岁月

第一章	去艾尔姆大叔身边	3
第二章	在爷爷家里	15
第三章	和山羊一起出游	22
第四章	去老奶奶家做客	35
第五章	两次拜访及其结果	48
第六章	生活的新篇章	58
第七章	塞西曼家的骚乱	80
第八章	塞西曼先生听到的新鲜事	90
第九章	又一位老奶奶	97
第十章	海蒂的得与失	107
第十一章	夜半鬼影	111
第十二章	艾尔姆山的夏日傍晚	122

第二部 海蒂学以致用

第十三章	礼拜日，教堂的钟声响起	141
第十四章	准备旅行	152

第十五章	艾尔姆山上的客人	159
第十六章	另一种安慰	168
第十七章	道芙里村的冬天	176
第十八章	冬天还在继续	187
第十九章	远方朋友的来信	196
第二十章	继续在爷爷身边生活	212
第二十一章	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	220
第二十二章	再见了，但我们还会相聚	233

第一部

海蒂学习和漫游的岁月



第一章

去艾尔姆大叔身边

从古老而宜人的梅恩菲尔德镇延伸出一条小路，穿过绿茵茵的草地，一直蜿蜒到山脚下。群山显得庄严而雄伟，俯视着下面的一片山谷。小路爬上越来越陡的山坡，一直通往高高的阿尔卑斯山。沿着小路不用走多久，人们就可以闻到各种低矮灌木以及山地牧场里花草的芳香。

6月，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一个看起来很结实的高个子姑娘牵着一个小女孩，正走在这条山间的小路上。小女孩两颊绯红，脸上的汗水衬着被太阳晒得棕黑的皮肤，闪闪发亮。可是很奇怪，大热的天儿，小女孩身上的衣服竟然裹得严严的，仿佛要防御最刺骨的严寒似的。她五岁左右，可是从外表看不出她的身材，因为她穿着好几件衣服，一件套着一件，脖子上还围着一条深红色的大棉布围巾。这样的打扮，再加上她的一双小脚被沉重的钉鞋包着，任谁也看不清她的模样了。小家伙在酷热中缓慢又吃力地爬着山路。

两个人就这样走了大约一个来钟头，来到一个叫做道芙里的小山村。一进村，就有许多行人和她们打招呼，还有人从窗边、门口招呼她们。原来，这里就是那个高个子姑娘的家乡。可是，她只是简短地回答熟人的问题或接受人们的问候，脚下



却一步不停地朝前走着。不一会儿，她们到了村子的尽头，这儿只有零零散散的几户人家。她们经过时，有个声音从最后一家的门口传来：

“德蒂，等一等，你要上山去吧？我也和你一起去。”

高个子姑娘于是一边打招呼，一边停下来。小女孩随即把手缩回去，坐在了地上。

“海蒂，你累了吧？”德蒂问她。

“不，只是很热。”小女孩答道。

“我们用不了多久就会到的。”德蒂鼓励小女孩说，“你得再坚持一会儿，脚步迈大一点，再走个把钟头就到了。”

这时，一个胖胖矮矮的、看上去挺和善的妇女从屋里出来，加入她们的行列。两个老相识一前一后地走着，絮絮叨叨地谈着村子里的各种人和事。小女孩跳起身，跟在她们后面。

“说真的，德蒂，你究竟打算把这孩子带到哪儿去呢？”那个妇女问道，“这就是你姐姐的孩子吧？听说成孤儿了？”

“是的，”德蒂回答说，“我要把她带到她爷爷家去，她应该待在那儿。”

“什么？这小孩子去和艾尔姆一起住？你没搞错吧，德蒂？真亏你想得出来！那老人肯定会把你们赶出来的。”

“他该不会那么做吧，这小孩可是他的孙女儿。他得照顾这女孩，是我一直照看她到现在的。跟你说吧，芭贝尔，我要去一个好地方，我可不想为了这小女孩放弃这次好机会。现在该轮到她爷爷尽自己的责任了！”

“要是他和别的男人那样，那倒也好了！”胖芭贝尔认真起来，有点动情地说，“可是你也知道，他怎么照顾得了小孩呢？她还这么小！这孩子可真不一定能和他过得下去。对了，你自己到底要去哪儿？”



“去法兰克福，在那儿，我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可待。”德蒂说，“去年夏天，有一户人家在巴斯村度假时，我曾给他们家照看房子来着。本来他们当时就要带我和他们一起回法兰克福的，可我离不开。今年他们又去巴斯村了，仍然要我和他们一起走，这回我可打算要去了。你看，我可不是撒谎呀！”

“唉，幸亏我不是这孩子。”芭贝尔耸耸肩，无可奈何地喊道，“谁也搞不清那老人在山上怎么过日子。他整年不和任何人来往，一年到头也不去教堂一次。就是什么时候他真拄个粗拐杖下山一回，大家也都躲开给他让路。他那浓浓的黑眉毛，加上一把大胡子，看上去简直像个野人，光看一眼就能吓得你够戗，没单独在路上遇到他就算运气了。”

“可是，那又怎样呢？”德蒂带着挑衅的口吻说，“他总算是她爷爷，照顾她是他的义务呀。他也不可能伤害她，真要那样的话，责任在他，不在我。”

“我真想知道，”芭贝尔好奇地继续说道，“这老头心里究竟装着什么，让他变成这个样子，整天像个隐居者一样住在山上，与世隔绝。人们传说多着呢。德蒂，不用说，你肯定从你姐姐那里了解一些，你姐姐没和你说过吗？”

“当然说过，但我可不想把听到的再说一遍，要是传到老头子耳朵里，我就麻烦了。”

芭贝尔早就想知道艾尔姆大叔那奇怪行径的真实原因，她想知道他为什么对别人充满敌意，为什么单独住在山上，为什么人家说起他来都轻悄悄的，好像怕说什么和他作对的话似的？还有，芭贝尔弄不明白为什么道美里村的人都叫他艾尔姆大叔呢？要知道，他不可能是这里所有人的叔叔呀。但是依着习俗，既然大家都那么叫，芭贝尔也就跟着叫那个老头“大叔”了。



芭贝尔是前不久才嫁到道芙里村来的，先前她家住在山下的普莱特高村，所以她对道芙里村以前发生的事一点儿也不知道，对村子里的人也不大熟悉，可是，德蒂不同，她就出生在道芙里村，一直到去年她妈妈去世，才离开村子去了拉加茨镇的巴斯村，在那儿的一个旅馆里当女招待。今天早上，她领着小女孩从拉加茨镇出来，在路上碰上熟人赶着运干草的马车，就一路搭车到了梅恩菲尔德。

芭贝尔觉得现在正是打听一些事情的好时候，便亲热地挽着德蒂的手说：

“我想你肯定知道事情的真相，村里的传说到底是真是假？告诉我，那老头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以前是不是像现在一样不愿与人交往？”

“我可说不准他以前是不是一直这样，我现在才二十六，他都已经七十多了，所以，你可别指望我知道他年轻时的事。可是，你要是保证我说的话不在普莱特高村传出去，我倒是可以告诉你一些关于他的事情。我妈妈是从唐列斯切村搬来的，我爸也是。”

“说什么呀，德蒂，你什么意思？”芭贝尔有点生气地说，“普莱特高哪有那么爱嚼舌头的人啊？你跟我说了什么，我一定守口如瓶。”

“那行，我说给你听，不过先等等。”德蒂用警惕的口吻说着，一边四下里看了一番，生怕那孩子跟在旁边太近听到了。可是小孩子不见了，她们一路上只顾着谈话，小孩子落在后面很远的地方，根本没跟上来。德蒂停下来，四处张望着。小路弯弯曲曲，从高处看下去，可见它一路蜿蜒通到道芙里村，但这会儿路上一个人影也没有。

“我看到她在哪儿了，”芭贝尔叫道，“看，在那边！”说



着，她用手指着路上很远处的一个小点。“她跟羊倌儿彼特和那些山羊在一起，正在往斜坡上爬呢。奇怪，那羊倌儿今天怎么这么晚才赶羊上山？不过，对我们来说可正好，他可以帮着照看那孩子。你也可以放心给我讲那些事了。”

“要说照看，”德蒂说，“可用不上麻烦彼特，那小孩别着才五岁，可机灵着呢。她一双大眼睛整天瞪着，什么事都知道。所以我早就注意到了，这对她是件好事。毕竟她爷爷那儿除了两只山羊和一间小屋，什么也没有。”

“他以前有过更多的东西吗？”芭贝尔问。

“他？我想的确曾有过吧，”德蒂有点激动地说，“他在杜姆列克曾有一个很大的农场。两兄弟中，他是老大。他弟弟呢，是个安静又守规矩的人。可是哥哥却整天像个阔绰绅士，和一伙来路不明的坏蛋们混在一起，又喝酒又赌博，把家产败得精光。当他爹妈知道这一切之后，悲伤得不得了，不久就相继去世了。他弟弟也因此沦为讨饭的，一气之下远离家乡奔走他方，谁也不知道去了哪里。而大叔自己什么也没剩下，只留下个不光彩的恶名。不久，他也从村里消失了。一开始，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后来听说他参军到那不勒斯去了。从那以后，大概有十多年，人们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突然有一天，他带着一个小孩子回到杜姆列克，他想把孩子托付给亲戚。可是所有亲戚的大门都对他紧闭着，谁也不理他。遭受到这样的待遇后，他发誓再也不踏进杜姆列克村一步。之后，他来到道芙里村继续和那小孩子一起生活。他的妻子大概是格里逊那儿的人，大叔可能在那地方遇上她，然后他们结了婚，可不久那女的就死了。他那时或许还有点钱，于是就送那个叫托比亚斯的孩子去学木匠。托比亚斯是个踏实的小伙子，道芙里村的人都挺喜欢他。可没人信得过那老头儿，据说他在部队里



杀了人——当然不是在战场上，而是因为与人吵架。为了避免更大的麻烦，他不得不从那不勒斯部队里逃出来。可是，我们并不避讳与他是亲戚，我妈妈的奶奶和他的奶奶是表姐妹。所以，我们叫他‘大叔’。而且，从我父亲这边来说，道芙里大部分人都都是我们的亲戚，所以村里人也都叫他‘大叔’。自打搬到艾尔姆山上去住以后，人们就叫他‘艾尔姆大叔’了。”

“那么，那个托比亚斯后来怎么样了？”芭贝尔关切地问。

“等一下我就会告诉你了，我总不能一口气全说完呀！”德蒂说，“托比亚斯去梅尔斯学木匠，学成后回到道芙里，同我姐姐阿德莱德结了婚。他们俩很久以前就要好了，结了婚后很和睦，过着幸福的生活。可是，好景不长，结婚两年后，托比亚斯建房时被一根屋梁砸死了。他们把他的尸体运回家，阿德莱德看到丈夫被砸得不像人的样子，又恐惧又悲痛，发起高烧，从此再也沒好起来。我姐身体一向就不好，而且受不了惊吓，被吓病时，分不清她是睡着还是醒着。所以，托比亚斯死后不过两星期，我姐就随他而去了。打那以后，这两口子的悲惨故事就被远近的人们广泛谈论。不管是私下里还是在公共场合，人们都把这说成是大叔以前所犯罪行的报应。甚至还有人更大胆，把这话当而跟大叔说了。牧师也努力劝告他，希望他改过自新，可大叔却越发愤怒和冷漠，和谁都不说话了，所有的人见到他，都尽量躲得远远的。”

“后来，我们听说他搬上了艾尔姆山，再也不打算下来了。从此以后，他就一直一个人在山上过日子，远离人世和上帝！”

“我和我妈妈一直带着我姐阿德莱德留下的孩子，那时她才一岁。去年我妈去世了，我到山下的巴斯村去赚钱，就花钱请隔壁村的乌塞拉老人家照顾她。我一直在巴斯村待到过冬，



因为我懂得缝缝补补，所以可以找到很多活干。今年春天，我去年服侍过的法兰克福那家人又来了，他们像上次一样，说让我与他们一起去法兰克福。我们后天就要动身了，跟你说，那可真的是个好地方。”

“所以，你就把孩子送到山上老头儿那儿去吗，我真不知道怎么说你，你竟想得出这样的事来？德蒂。”芭贝尔带着责备的口气说。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德蒂反问道，“我已经为这孩子尽到自己的责任了，你还想让我怎么样？我总不能带个五岁的孩子到法兰克福去吧？对了，芭贝尔，你是要去哪儿啊？我们已经到艾尔姆半山腰了。”

“我到了自己要去的地方了。我有些事要和羊倌儿彼特的妈妈说，冬天她常帮我纺纱。再见吧，德蒂，一路顺风！”

德蒂和芭贝尔握了握手，然后站在那儿，看着芭贝尔向一座很小的深褐色的山间小屋走去。小屋建在离路不远的凹谷里，这样可以避着点山里的风。从道芙里村计算，它正位于艾尔姆半山腰。好在它坐落在山地凹谷里，看那小屋破旧不堪，随时可能倒塌的样子，几乎都不能住人。每当强大的南风掠过山顶，屋里的一切东西，门呀、窗呀都会吱吱作响，腐朽的屋梁也摇摇欲坠，发出嘎巴嘎巴的声音。即使像这样的天气，要是这间小屋不是坐落在凹谷里，而是暴露在山顶，它可能马上就会被吹翻到山下去。

小羊倌儿彼特就住在这间小屋里，这个十一岁的小男孩每天早晨都下山到道芙里把山羊赶上艾尔姆山，让它们吃山里新鲜的嫩草，直到傍晚，他才赶着那些敏捷的山羊们一起蹦蹦跳跳地下山去。到了道芙里，彼特就把手指放到嘴里，吹起响亮的口哨。于是羊的主人们出来领回自己的山羊。一般来说，听



到口哨出来领羊的都是些小男孩小女孩，他们都不怕山羊。因为这些羊一个个都老老实实的，不会伤人。所以，在整个夏季，每天的这个时候都是彼特和伙伴们在一起玩的惟一机会，白天他就只能以山羊们为伴了。

彼特家里有妈妈和一个瞎眼的奶奶，可他必须每天一大早就出门，只有晚上较晚时才从道芙里回来，他总是尽量与村里的孩子们多玩一会儿。所以彼特在家的时间，只够早上吃两三口牛奶和面包；晚上回来也是吃完同样的东西，就得马上躺下睡觉。

他爸爸年轻的时候也放羊，所以也被叫做羊倌儿。几年前，老羊倌儿因在一次伐树中发生意外，受伤死了。他妈妈本来的名字叫布丽奇特，但一般人却叫她“羊倌儿婆”。而瞎眼的奶奶，凡认得的人都只叫她“奶奶”。

德蒂等了十来分钟，四处张望，却看不到两个孩子和羊群的影子。于是她爬上一个坡，以便可以整个儿地看见艾尔姆山。她这里瞧瞧，那里瞧瞧，动作和表情都显得很焦急。

这时，两个孩子正沿着弯弯曲曲的小路往这边走。彼特知道这儿一带有山羊喜欢吃的灌木，为了让羊儿们一路吃得好，所以才走这条弯路的。海蒂因为穿着笨重的衣服，每迈一步都很费劲，因而跟在彼特和羊群后面累得气喘吁吁。可是她一声不吭，只是一会儿紧盯着彼特看，一会儿又看看山羊。彼特穿着单裤，光着脚丫，轻轻松松地跳来跳去。而那些山羊更是敏捷，用它们细长的腿跑过草丛，越过石堆，跳上斜坡。

这样走了一会儿，海蒂突然一屁股坐到地上，用她的小手急忙地脱下鞋子和袜子，接着又站起身来，解下那厚实的红围巾，把它丢在一边。她又继续解开上衣，一件接一件地把它们解开来。这些是阿姨为了省事，才一件套一件地给她穿上的。